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阜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曲阜集卷三

宋　曾肇　撰

啟

謝校勘啓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才凡預詳延畢歸遴

東豈容積累輙冐甄升如犛者稟生多艱受性不敏幼賴父母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顓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禄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絶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間壓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册府尸文教於上庠誦陳言於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迂濶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歳成亦皆序進此葢伏遇史館相公秉心

愷悌為世典型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
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汲引曲荷
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紬繹舊學尊
信所聞不忮不求肎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
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叨居近署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
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為歷代

之寶豈獨一時之士莫非聖賢之徒葢其四海食味别聲之倫皆知一本道德文章之意迨夫王迹既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為盛而三王之册簡牘具存自兹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詰則文士為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葢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兹妄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才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

及門牆蚤緣雕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
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騄珥承
明歲月屢遷寵靈寖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緒言
徒竊食於太官每靦顏於文陛固合投身於冗散豈堪
厠足於凝嚴冒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
從屬車之清塵蹇淺寡聞忝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
積驚憂重念肇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
蒙六帝之恩舉沐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葢伏遇

大人先生輔成世教協贊人文樽櫨侏儒雖小不廢狶苓鷄壅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兾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啟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為簪紱之光伏惟慶慰學士賦性中和受才閎廓質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廉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玉

愈久而彌温騎尉即潛之懐鉛之遽直黄門久次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忽紆憑几之辭服誼甚髙銘心敢怠

狀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畨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先生學有淵源行無淄澠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名復為攬轡之行内

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趨風深深仰德

論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及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

無益於治哉葢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脩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尉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

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賔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名分之内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與之以德義故民之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

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争於僭侈髙祖甞禁賈人不得衣絲乗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脩先王之政以救其獘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

樸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序

王補之文集序

補之殁二十有八年二子絪緼既仕乃克集其遺文以授其舅南豐曾肇且泣而請曰先人不幸早歳文字散

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為若干卷願有以發明先志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甫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失言皆所以尊皇極斥異端明先王道德之意為主海内宗之於是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追於

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難於數公為多因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葢其於書無所不讀於聖人微言奥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歴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韡源深流駛故其為文貫徹古今反覆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辭而已充補之之志葢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喜飲酒遇酒

輙醉稍醒雖暮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為寒暑輟也葢其勤苦自奮故其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補之之葬王文公為之銘云

碑

東嶽廟碑 奉勅撰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又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齋宮於南北郊以追述神考親祠天地之志廼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其宗面

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䕶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他殿若門若廊制度庳隘不足以稱雖有囿遊而無亭觀以待神御廼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曰太嶽為掖門二曰錫符錫羡直太嶽為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一曰青陽素景魯瞻中為殿三曰嘉寧蕃祉儲佑旁為殿堂二十有三為碑樓四後為殿亭五以臨池籞殿曰神遊飛觀列峙修廊周

施總為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竒用錢六千八百萬有竒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肇為之記臣肇皇恐奉詔既書其本末迺拜手稽首而言曰自古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歳時廵守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於詩書載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髙明倣詭瑰傑秀異為

天下之竒觀哉葢其位則東其徳則仁其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他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驚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脩飾禮樂懐柔百祥而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芝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

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恪不懈益虔而於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為哉蓋出於己者盡其宜施於人者致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嚮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於上下薄海内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

菲食以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
豈惟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
貫胷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甑貽華延喜之珍
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答
神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
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
顧如臣者烏足以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
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
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
增高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逵
則窘風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
阿閣石闕維神之居金篋玉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
徧雨天下非神之力誰能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
至於有唐王爵是崇誰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
乘時治平櫜弓束矢奠枕於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

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諜
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
升中告成幽顯來相田輿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册
往崇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
成此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扆龍章
巍然殿中神旣安止人斯受祉豈惟一方燕及四海
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日新荒遐綦驁
奔走來臣上帝所怙匪惟爾神俾壽而臧俾昌而熾

俾我子孫本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南豐軍山廟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苟有益於人皆蒙報禮若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災興利為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軍

山南豐之望也考其圖記其髙十有九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注其産竹箭材章利及比壤縣固多大山而兹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咒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材用以為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葢自兹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乃大建祠宇亟

祀益虔後其廟屢遷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
昇元三年之遺趾也闔境祈禳有請輙應歷千餘年而
封賁未加民以為歉部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
年六月上日今丞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
人知軍山為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為
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
神之功侈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
屬其弟肇為之記盎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

分二縣置建武軍令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廹兩粤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癘之虞水土衍沃飛蝗不至故歳常順成而凶饑之㽞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皷鑄盜敓之奸𥄢諸其鄰有弗為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及逮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户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賛為福使然揆實正名旣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埀無窮故為書本末且綴

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

詩曰土膏起兮流泉駛兮牧祖於田偕婦子兮旣耕且藝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蟊螟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芭盈兮我實成兮揮鐮銍銍風雨聲兮囷倉露積如坻京兮遺穟滯穗富鰥煢兮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儻非神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佑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釃酒刑牲殽杯豐兮吹簫

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

宫兮

大宋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春三月既望翰林學

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護軍曲阜縣開國侯食邑一千

户賜紫金魚袋里人曽肇譔

記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

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
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
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
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
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
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
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隷
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

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又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辨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訟獄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

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
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内察尚書
六曹外廵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
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
分守既定廼相官府蓋御史臺建于宣化坊自開寶五
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
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
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

授有司舊闕大夫廳事踵鄰都制度闢門北向取陰殺之義而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廳事闢門東鄉增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遠矣繼志述事屬於後人今上即政之初務先勤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巳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閫耽耽堂室渠

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網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茍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啟後嗣之意二聖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

之地寵遇莫比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維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

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輙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於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正者也後四百餘年有為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

載皆名相文字佛之麤迹爾非道之至也佛之道有出於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學之有次第階級也於是禪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枝分脉引至於本朝而其流寖盛予嘗求其說矣葢非出於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於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

不為贅減不為虧默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為神也道至神則至矣無以加矣佛之為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故忘巳以逐物棄真而取偽卒於流蕩不返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蓋寡也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於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楊雄亦

曰人心其神矣乎詩書以來言修身以及國家天下未嘗不以心為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於人心故自漢唐以來有欲闢之而不能屈也道人曇廣傳禪學者也始居龍蟠山之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廼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紹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極土木之麗又前為重門後為堂寢以謹啟閉以備賓燕棟宇甍欪丹碧相發總其費為錢千萬有竒既事會予來守是邦請予為記予於佛學未能周其文竟其義也姑誦予

所聞大畧不悖於吾儒者書而予之

墓誌銘

范忠宣墓誌銘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
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
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
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
提舉嵩山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

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潁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為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輙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封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為輟視朝

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賛時祖周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為宋名臣蓄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皃墮月中承以衣裾得

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為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甍乃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為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為著作林用舉者名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賴以治貫默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

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
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隷縣自公
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為山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
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親
愛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
官議繼與御史吕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
居待罪既而内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公
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為權

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肯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名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毋

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者是也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為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中公論為急崇聚歛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肖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

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為形迹吕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强兵之術啟廸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廷阿附

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他大臣
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
不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
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
鍾於我何加焉録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
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
遷知和州徙荆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
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

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為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栗可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和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

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名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

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懐退避是時初改熈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葢公雖與温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為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宫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

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陜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為救解因

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公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

進明年知漢陽軍吴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為詩傳
釋以為謗訕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
左丞王存以為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
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
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
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
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
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

府再從潁昌召還復為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為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為壅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為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慴寖啟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為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為之大敝至于今

未復也公遇事不茍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名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閒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

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葢明道中詔實文正
啟之及是公又以為言群御史摭蘇軾所行制詞以為
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為言上
怒擬非其倫自下侍郎貶汝州御史来之邵以為責輕之
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
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為監司未嘗
按譎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
前奏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

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平直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賛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如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䟽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為申理請悉追還

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弗許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寛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忮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閒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故公殁

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
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
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
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主簿崔保
孫朝請郎莊公岳奏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毅通直郎
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
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曽孫一
益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

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奬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為已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熈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今上虛己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

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覺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禄孰為不朽維後有人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

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讐公為虚舟
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嶷嶷
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
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
人以為嗇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
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方册請視豐碑
世濟忠直

贈蘇司空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於潤州訃聞上輟視朝三日贈司空走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禮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于蘇子孫因以為氏在周忿生實為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於漢章後十有三世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頲相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事五

世為時元臣退老於家始終一徳可謂盛哉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盈随王潮入閩生先誨仕閩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為同安人當開寳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隂徳其後必大是為公曾祖諱某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

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為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
傳國史贈大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為丹徒人公曽祖
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
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
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擄上第是時魏公
方處顯公深自刻厲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
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為別試第一遂中其
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

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為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名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在館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難乃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為度土產有無商估緩期官自為市民不知擾而課最他郡潁人德之還為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

疏畿内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
菑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為度支判官
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為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
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
請與敵使出避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
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敵有變救兵亦
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
久之益知公為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聞甚寵數月名

脩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熈寧元年擢知制誥歴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事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徒隷恐汚辱衣冠仲宣由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勵精為治急于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名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

宋敏求以定騾自幞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疏入手詔名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辠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名諭遂變前言則是攘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

罪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文時敏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於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乃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絀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愠色歲餘會恩得知婺州徙亳州歸句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時吏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名為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飢擇守上

曰蘇某仁厚必能撫安吳人乃命知杭州補敗捄荒恩
意備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
懼公密使捕首惡十數輩付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
知也踰年名修國史提舉中太一宮諫議大夫元豐初
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為能有人告僧犯法事連
祥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
公縱純罪有詔推鞫獄成公坐失出杖罪而已御史舒
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秘書監知濠州是時

公女新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於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羣婢所殺事獄具輙為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寛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罪公對事在司臣固不敢言寛亦不敢輸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漈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

閱獄詞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
增損囚詞以爲有請得其槖于獄吏家于是種民抵罪
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惟箔事公應曰然以是
爲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
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亦辭行改知滄州
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輙爲事奪豈非命也
知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
名判尚書吏部時亶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

官判公甞具請歸諸司于尚書省以復唐舊至是命公
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
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禄
大夫母疾在告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
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賜白金千
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
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歴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

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啟廸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吏敕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為敢言更敕除州非允論於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卲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

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楊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宫使紹聖四年再告歸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久或以事屬公不答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詆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為人言也凡所施為主于寛恕故天下稱為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

學於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歷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絶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於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葢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欲分文武選於吏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别公舉唐制吏部有

三銓令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以主兩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定焉他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擴拾次比為書再朞而成合二百五十卷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録前後再使敵庭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歷先契丹一日公適在敵中敵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為言歷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歷可也上聞善之奉詔校歷因奉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

覆視以公法為客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
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
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
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吴有暨艷造營府
之論恐為其後問陶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
公為文章馴雅有體尤為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
若干卷累勳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戸四千七百實
食一千三百元妃淩氏吴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

室辛氏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熹嘉朝奉郎駟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鼎朝散郎劉琯襄州録事叅軍賈收其婿也孫男十九彖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與行沖季輔皆承奉郎某某某未仕孫女十二嫁者六人曽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為公道其生平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内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

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刑用中罰有蕃其後更漢逮唐

史不絶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倈時而顯

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為宋世臣德以承家

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蓄問無不酬鐘叩龜卜

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於言行規圓矩方不競不絿

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屈伸色無欣戚

吾誰黨讐人孰惡斁晩躋鼎軸師保東宮五朝元老

勇退齊終樂　缺後

子固先生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禄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名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

越州歴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名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鼂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叅軍

緫太廟齋郎絪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惁悳愈㥛
恖惁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
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曽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
世避地遷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髙祖
諱延鐸始也初蔵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
子與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
宋名臣皇考光禄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

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
身以修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
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輙
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
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内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
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
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道公姓字其所
為文落紙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

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葢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茍簡故道術浸微先王之迹不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絶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藴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從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葢天材

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億慮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輙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雖政不

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俾鄉户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户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户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又

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頼以不乏之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寛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提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横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横行村落間豨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

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智力無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

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

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亦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鬬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

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絶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

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辨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閭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槖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

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甓十之六募人簡棄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于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于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

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
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
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
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
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葢
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
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
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聽

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逷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葢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㡬能明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晩廼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藴又況

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從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憮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鮮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絶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甞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名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

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
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
頷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
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既而復諭公曰此
特用卿之漸爾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
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
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夜
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便諭

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成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還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奬勵成就之如弗及

與人接必盡禮有懐不善之意來者媿之益恭至使其
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接謫有所過誤
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
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
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
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
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
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公未嘗著

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旣歿集其稾爲元豐類稾五十卷續元豐類稾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禄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

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息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

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輙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歴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祭文

祭彭江州文

嗚呼器資忍不見其安之乎孰謂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

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於茲足髙士類而況居令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任肩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曽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鄉黨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積流之砥柱宜大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生靈忽漂流於下國遂天

闕於脩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
自立之倬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茍得譬熠燿之
與長庚嗚呼器資末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
之益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
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為羽翼我有過咎子為藥石
子今云亡我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
昔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餘年中間省闈並典
賛書出入風議惟予子子俱子如飛黄豈受羈拘有言不

用去不須臾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
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
亦南遷孰云契濶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
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許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
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
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

公兼衆徳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栽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於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徳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於他邦聞風懐歸於父於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

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庭其
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於壥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
慄寒養其饑孱無痏於肌無休於田培其本根枝葉則
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於家
實遺聖子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
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
為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旉修竹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覩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於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見一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

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絶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决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究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

於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歸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盡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媿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無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𦦨

詩

大父太師密國公賦詩江樓世稱名筆從侄子

續得之以居肇緬思祖德且愛續之能繼志也為賦一首

當年太史謫仙翁筆落江樓氣吐虹無復琴樽對鷗鳥空遺松柏幾秋風由來蘭玉生臺下重見溪山入座中顧我豈能繩祖武倚闌歸思附冥鴻

次兄子宣先生作高陽衆樂園成被命金陵易鎮韻

文物河間信可嘉風流江左亦堪誇水南水北千竿竹

山後山前二月花久媿迂儒懐郡紱聊須隽老駐軍牙兩州耆舊無多恠魯衛從來是一家

遊石仙巖次兄子宣公韻

塵埃華髪換朱顔十載重來款故關天上樓臺春寂寂洞中雞犬晝閑閑苔深尚識曾題石木老難尋舊戲環未斷凡心却歸去他年飛鳥會知還

族兄山庄

官路崎嶇寄此身羡君築室離囂塵能將孝謹傳家法

何用聲名動世人桑落百壺寧惜醉竹竿千畒不憂貧
求田更欲依丘隴來往他時願卜隣

出門寄家

出門日日念歸期恐過歸期未得歸畫角數聲來別浦
孤帆一點背斜暉行逢山樹秋前落坐見江雲水上飛
盡是南人好風景客心驚此却依依

寄呂南公

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曾見吹噓上雲漢

可能憔悴隠蒿萊風騷寓興垂金薤翰墨傳家富玉杯傾葢相知勝白首扁舟臨别重徘徊

淮南道中

四山蓊欝氣朝隮晩雨㢝纎未有泥鴨緑幾尋塘水浸鵞黄一段稻秧齊幽花布地金錢小野蔓縈林翠幄低滿目淮南風景好不堪時聽子規啼

海陵春雨日

公事無多使客稀雨時衙退吏人歸沉烟一炷春隂重

畫角三聲晚照微桑雉未馴慙報政海鷗相近信忘機只將宴坐收心念懶向人間問是非

南郭隱居

南郭蕭條居士家斷垣荒塹翳蓬麻篔簹映水千竿直畧彴當門一徑斜老有圖書忘世累貧無杯酌送生涯倘來軒冕何須貴未勝牛衣駕鹿車

次后山陳師道見寄韵

故人南北歎乖離忽把清詩慰所思松茂雪霜無改色

雞鳴風雨不愆時著書子已通蝌蚪竊食吾方逐鸒斯便欲去為林下友懶隨年少樂新知

京口甘露寺

屈曲危樓倚半空詩情無限景無窮江聲逆順潮來往山色有無烟淡濃風月滿樓供一覽乾坤萬里豁雙瞳片雲迥遂斜陽去知落淮山第幾重

元祐六年十月庚午駕自景陵宫移仗謁先聖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堦以升奠

爵再拜禮官告成禮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
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命國子祭酒豐稷講
書無逸終篇因又幸武成王廟而還左丞相
吕大防右丞相劉摯率百官皆從於是丞相
賦詩以形容上德諸在位者皆屬和肇以禮
官忝從諸大夫之後謹和詩一章
琳館陪祠日未央隆儒詔蹕至膠庠橋門億萬衣冠集
闕里三千弟子行降輦横經尊往聖垂裳論道法前王

宗公歸美清風誦穆若賡酬出廟堂

武夷山天柱峯

燕越相望路八千忽驚天柱落尊前何如乞我雙鳧舄飛上峯頭訪列仙

南昌繡谷山幽谷亭

行盡車馬塵踏見水石環誰為千家縣正在清華間

滁州琅琊山茶仙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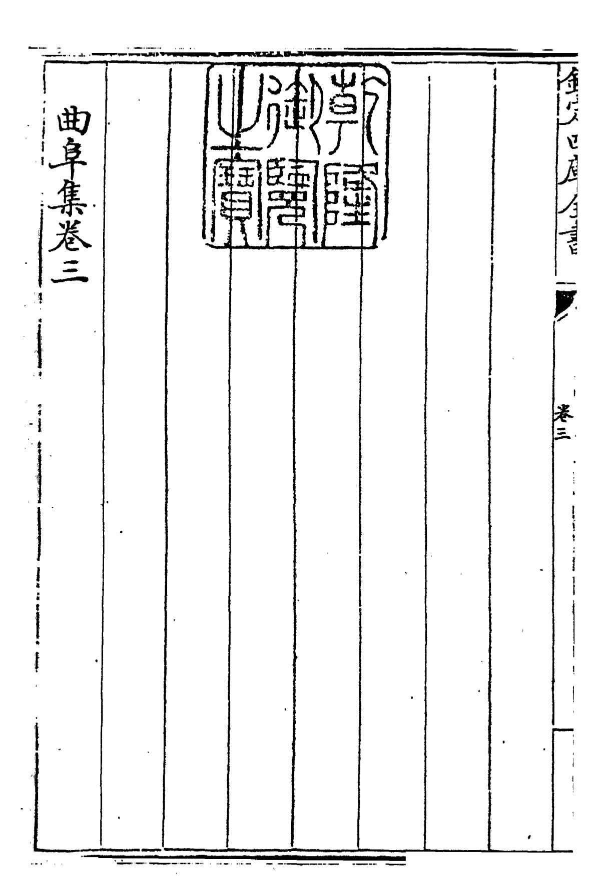
山僧獨好事為我結茅茨茶仙榜亭中頗宗樊川詩

靈壽同年兄再以杞屑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謔

瑒屋十年長鈴齋一笑歡微言師水蓮交分託金蘭腹飽仙人杖心存姹女丹他時玉京路同綴侍宸官

上王荆公墓

天上龍胡斷人間鵩鳥來未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頹華屋今非昔佳城閉不開白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



曲阜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阜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曲阜集卷四

南豐曽鞏編

附録

除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制

敕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册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跡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爾大理寺丞曽肇

以文學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祇服以稱朕恩可特授集賢校理元豐五年四月日

集賢校理轉朝散郎制

勑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序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常爾爾集賢校理曾肇學術精博文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任掖垣確乎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

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特授朝散郎元豐五年五月日

轉除國史院編修判登聞鼓院吏部郎中制

勑爾國史院編修判登聞鼓院曾肇尚書政本失其職分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元豐五年八月日

轉除集賢院修撰為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制

勑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近乃得之爾集賢院修撰曾肇少知為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即拜於西垣將

益覩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為賢而事同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特授中書舍人兼翰林院學士元符三年九月日

轉除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知制誥制

勑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為職者也惟翰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洛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特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才譎拔出一時豈稱公選爾中書舍

人曾肇純明修潔秉誼不回學有本源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兹位今宇内嘉靖朝廷燕閒朕方明綱紀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效以副予簡儁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叙可特授翰林學士兼侍讀知制誥元符三年月日

行狀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鄫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世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考諱易占太常博士兄弟並顯名於時薦登膴仕公生而不羣以治平四年進士及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

邵安蔺公亢守鄭州薦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
盖有聞風重繭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虚席是時上方嚮
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
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
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
幾遷館閣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
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
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

兩朝正史遷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舉入判太
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来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説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
北郊葢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
精確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
合後亦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
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修兩朝寳訓國
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

之厚葢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
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
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
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趨時自效公獨
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修撰賜三品
服初除未拜命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

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陜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彰先帝之明豈可更加奬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恊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禄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疏章明論曲直

既無明文何異譏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

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事雖不從士論蹕之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兩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

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晝居詞賦

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
修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册有
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曰伏
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
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
之正寧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
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
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

政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
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
受册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
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
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不全用
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
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

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
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
規畫太后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
太皇妃親屬有葦城縣民𠊓倆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
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
詔旨以啟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
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
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勑

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
過雄瀛二州百姓各訴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
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
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
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
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
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
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

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議論早定繼聞召都水司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

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先已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啣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陜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輙决公私受獘卒如公言秦王後正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

上疏曰天灾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國是與二公合與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

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貨物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尺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詠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宋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

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才為多居數

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擢尚書禮部侍

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

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上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

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

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

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

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叅謀論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忤近貴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

陞佃林希以常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建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倖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院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政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喻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

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熈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隆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以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有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

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旼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但當著明聖恩叙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臣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巳

厚矣唯是游魂枯骴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撿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

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
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别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
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
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
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
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
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旨罷而不行臣愚竊所

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咨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美德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駮除目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駮正中書遺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

謫公遣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宫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纎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事章

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册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備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璀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璀舊職其犯顔攖鱗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

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

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遣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為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良材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反復丁寧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盈滿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

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事公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乃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强之故退而奉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閤守懃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邪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

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説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逺是時稚耋至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楊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

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牽
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乃言元符末有外臣上
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
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趨者千餘人
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
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閲書數卷而已室内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
手詔左遷官例許内徙移公台州會公亦自衡徙舒會

於途中未及從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朝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兄弟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八寳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院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顔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其

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親疎之間不為虚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藴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略而

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讎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亡雖敵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某官某送伴北使使者語某曰昨期會日執某事者非曽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遠人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賑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

雖庸夫賤類皆嘆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源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强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綰通直郎知楊

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税務絢宣義郎監兖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拓城縣税務緎將仕郎監睦州酒税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佇二尚幼孫男二十五人悰恪慥悦懷悟惰悌恂愖怡恢恒惲憓忳悏懍懊憎恮懊慄慎愶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修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殁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叅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録焉

神道碑

楊時 龜山

公諱肇字子開姓曾氏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五世祖諱洪立為南豐令因家焉高祖諱延鐸散騎常侍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封沂國公祖諱致堯尚書戸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封密國公考諱易占太常博士封魯國公母京兆郡太君周氏文城郡太君吴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公生而頴敏不凡髫齔時能誦數千言從兄中書舍人子固學日夜不輟為文温潤有

法治平四年進士及第調台州黄岩縣主簿邵安簡公
亢守鄭州薦其賢請為州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而至者
踵門受經無虚席時上方嚮儒王荆公安石言公經行
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召對延和殿除崇文院校書兼國
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
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
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自祀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
發之權判太僕寺殿中省除集賢校理修仁英兩朝正

史轉國史院編修官判登聞鼓院除尚書吏部郎中官
制行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而止與修兩
朝寶訓制勑有學術精博操履堅正之稱實兄子固草
也元豐五年九月母喪去位明年四月兄子固卒公與
兄魯公子宣憂制過哀服除公起為尚書吏部郎中接
伴契丹賀正使元祐元年為實録院檢討官擢起居舍
人轉中書舍人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
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為輕重而陛下

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
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愛腹心而塗耳目豈
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以公給事中公乞外以寶
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鄧齊陳州又明年徙知應天
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熈
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
皆國家大體以為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
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

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毖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數月徙知江寧府又知瀛州與兄魯公易鎮除集賢院修撰出知陳秦福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政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神宗在中宮常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將命公草詔公且上疏曰陛下簡儉清

淨之化或衰於前宮室服玩之侈聲色伎藝之好或萌於心刑獄滋彰之弊復生忠邪未辨政令賞罰未當左右前後阿諛壅蔽竊弄威福之人未去四方萬里𡰱冤失職之民有不得伸上為之改容公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執政由是惡之欲因事去公上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公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知制誥諫官陳瓘

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者公極力論辨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

舜同出黄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温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説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遣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揔核

庶工甄叙材良敦奬正直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公與公無他比也魯公既相公即避親引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乙宫修撰哲宗實録神宗寳訓國朝會要出知陳州徙太原府應天府揚州又徙知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遂落學士職謫知和州道除主管舒州靈仙觀改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崇寧元年九月也五年春正月星變詔求直言毁元祐黨

人碑復謫者仕籍公得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寓居潤州公歴事三朝踐更十五州而守陳州者三所至皆有威惠有去後之思立朝多建明朝廷倚以為重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見於顔面望之若不可犯即之温然可親真成德君子也其文之精也克承其家學有兩漢之風其不以言語辭色假借人而慎重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公一人而已公以建中靖國元年封曲阜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大

觀丁亥八月三日卒於鎮江生慶歷丁亥九月二日享年六十一娶錢塘强氏尚書祠部郎中强公至之女封兖國夫人生慶歷戊子十月十五日卒宣和四年壬寅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五公有子八人緄縱絢統緎緯績纁緄中宏博科縱通直郎絢提舉湖北常平倉統纁登進士第緎通判常州緯承議郎績鄉進士諸孫二十五人皆克世其學有曰悟者以進士為亳州士曹值靖康之變罵敵以死特著忠節悟之弟恬嘗從予遊仕為

宗正丞公之子孫既已葬公與夫人於南豐塘源耆皈
信寺之左今朝廷用太常之請贈公少師謚文昭時以
公之子侍御統來請志銘其墓乃觀其所作行狀而為
之述焉其不能盡述者則有國史在公所著有曲阜集
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
三十卷傳於世嗚呼讀公之書固可以見公為人也銘
曰
於維曾氏代有令聞作求世德惟公弟昆公之文章

溫潤有法公在大廷端莊是列德言德行可式可師

施於子孫忠孝咸宜石室金縢徽名是紀千秋萬古

儀鑒於此

宋史傳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文

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

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

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

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為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為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

不可以疑似迹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覿直龍圖閣太皇受册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令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

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命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内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令太皇盛德不宵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

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政刑部請去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暬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謗訕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院修

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音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凡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别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

至巳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為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乙宫未幾出知陳州歷

太原應天府楊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
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
一自熈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
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凡布與韓忠彦並相日夕傾危
之肇平居嘗移書告之曰凡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翌正
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
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
者一旦勢移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

哭比人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温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史臣論

史臣論曰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

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曾氏之家學葢有兩漢之風焉

西郊野叟評

西郊野叟曰公元祐中爲西掖元符中再入所著别名庚辰外制集公制誥温潤典雅其草兄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爲得命次相之體

宋潛溪學士語

學士宋潛溪氏曰曽氏出於郕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學者同慕不啻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司農從孫李貍又能大肆於文言質而義正乾淳閒名公多敬畏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曽氏之多賢哉

像贊

秉仁厚之天資發剛大之正氣立朝而容貌端嚴不假借人以辭色言語所謂前輩風流真得大臣之體噫仰見公之儀形其斯以為知言之君子而令人興起也耶寶祐四年二月上戊後學小生陳宗禮得拜公之遺像於世孫曾君有富家并讀楊龜山先生所作神道碑而有感焉因撮其要言以為公贊云

奏議遺集後序

嘉靖壬戌季秋刻曲阜先祖文昭公奏議成龍於是心

竊自喜蓋此集在永樂間為高祖恭惠處士府君所刻歴年滋久寸木無存幸有遺編猶可玩讀久欲復梓以貧無貲未能也即今竊稍羨庠乃獲轂倖鳩工并刻曽氏世德遺書而於此集則别帙焉仍舊本也於戲公之文章德業著於當時光於信史固不待此而後傳然尊祖敬宗之心龍實不能自已兹故敬述我高祖之事而竊喜焉以紀其成高祖諱住字汝愚别號耕釣翁世守文獻善行具載郡邑志鄉人私謚曰恭惠處士云望後

四日庚子裔孫翔龍謹書於常州之青雲公署萬歷四十年男適重刊

奏議遺集後序

公所著書十數種種數十卷而奏議三十卷其一也公治平中舉進士歷官中外有聲會修仁英兩宗正史進史館已擢起居舍人慨然以讜論自任緜太后柄臣與夫郊禋大典國故民艱率引經執義軌諸道而止故當時直聲振朝野屹為三朝型範而奏議亦以大行於世

由宋而来宇宙凡幾大變書半燬兵燹思孔大懼久且
湮乃從先代所貯叢書中得公遺奏議若干篇釐為
上下集諸詔誥制表文若詩附焉繕寫竟付之梓以示
將来嗚呼公獨以文垂世哉踐更數州則閭潭覃布史
稱公儒者有能吏才冠宋中葉而龜山楊氏推公前輩
風流慎重得大臣體豈所謂在國美俗在朝危行者耶
獨慨公著述甚繁弗獲盡流於後使覽遺編者睠焉不
勝散佚之感是為恨耳公之兄舍人公元豐稿世多傳

之乃隆平一書先人珍襲頊嘗出而刻焉公為孔十九世祖顧無能博採全書紹而明之豈書之傳亦有數耶刻成聊紀其槩用寄祖德之思云二十四世裔孫思孔撰

曲阜集卷四